

母亲是个战士

□卫宣利

女儿小薇出生后,我的日子无比忙乱。

一次,女儿腹泻,哭闹不止,我忙着给她擦洗屁股,抹护臀膏,忙得一团糟。

终于腾出手来接电话,是母亲,她急切地问:“你怎么不接电话?出什么事了?”

我火气冲天:“我能有什么事?妈,你别给我添乱行不行?”

两秒钟后,电话又响起,我提起话筒就咆哮:“妈,让我清静一会儿行吗?我快被孩子折磨疯了!没人帮我,我累得腰都快断了……”我委屈的泪水恣意横流……

母亲连忙说:“你别急,我这就过去,我去帮你!”

母亲能来帮我什么呢?她身体不好,血压高、血糖高,隔三岔五就往医院跑。

两小时后,母亲在外面喊我,我抱着孩子迎出去。母亲站在寒风里,沟壑纵横的脸上蒙着灰尘。我刚出单元门,就在彻骨的冷风中打了个冷战,赶紧解开衣襟急急地把小薇往怀里塞。母亲却只穿着睡衣,慌忙张开胳膊,试图为我遮挡扑面而来的寒风。

我的心酸了一下,我心疼自己的女儿,而母亲心疼我。

进门,她接过女儿,面颊轻轻地碰了一下小薇的额头,转头问我:“孩子发烧你不知道?”她镇定地吩咐我:“妈陪你上医院。”

到医院,女儿缠着我不撒手,母亲说:“你坐这儿等着,我来。”她谦卑地向护士打听儿科在几楼,步履蹒跚

地挤电梯、挂号,向医生陈述孩子的病情,帮我排队付费取药,代我拿化验单给医生看……几趟下来,她累得气喘吁吁,额头上满是汗珠。平日病恹恹需要人照顾的母亲,竟然藏着这么大的能量。

小薇输液时,母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很快睡着了。她的身子歪着,半张着嘴,口水顺着下巴淌下来,鼾声如雷。

平时,母亲腰疼得常常连一顿饭也做不完,走几步路就迈不动腿了;今天,她却像一个坚强的战士,奋勇向前为我遮风挡雨。

输了三天的液,女儿的烧退了,腹泻也止住了。在这三天里,母亲每天早早起床,去菜市场买菜、做饭、陪我去医院、给女儿做辅食、洗衣服。晚上我睡熟的时候,她起床给女儿冲奶粉、换纸尿裤。白天女儿哭闹,她把女儿带到小区花园里转,只为了给我留一点儿休息时间……

不知听不懂普通话的母亲,如何在菜市场里与商贩讨价还价;视力不好的她,如何看得清育儿书的食谱,做辅食给女儿吃;腿脚不灵便的她,如何摸索着到早市超市,把新鲜水果、蔬菜提回家……我只知道,她是无所不能、所向披靡的女战士,为我冲锋陷阵。

是的,每个母亲都是战士,儿女遭受的每一次坎坷和磨难都是她的冲锋号。她把儿女挡在身后,用坚强的后背为自己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宁幸福的避难所。

感恩母亲节

打往天堂的电话

□黄小霞

母亲没有念过书。

母亲在电话响时知道如何接听,但不知道如何拨打电话。平时,惦记独自在外的女儿时,她会让弟弟拨通我的电话,再把叮咛的话通过电波送到我的耳朵里。

三个月前,弟弟因一场意外去了天堂。我便主动三天两头给母亲打电话。她总是说,不要老打电话,太浪费钱。

近来,我因工作的事心里十分烦乱,没顾上给母亲打电话,便想回家散散心,同时陪陪父母。

途中,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,便问她怎么了,母亲笑笑说:“通了呀,按了这一大串数字,我没指望打通,就想着试试。”母亲停顿了一下又说:“我好好的,就是想看你有些日子没打电话回来,以为

你病了。”当我告诉母亲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时,她嗯了一声,又自言自语:“回家就好,回家就好……”

到家后,我发现母亲总在避着我给什么人打电话,好像总是没有打通或没人接听,还听到她小声嘀咕:“怎么就打不通呢?”我问她,她却含笑不语。

有一次,我在看书时,母亲凑过来问:“丫头,家里的电话没坏吧?”我说没坏。母亲疑惑:“那为什么打不通?”我问母亲要给谁打电话,并告诉她有的电话前面是要加零或区号的。母亲犹豫了一会儿才问:“电话打到天堂那里,前面加什么?”

我别过脸,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我拿书的手开始发抖,心也开始钝痛。我终于明白,

母亲是在拨打弟弟的手机。

弟弟走时,他的东西全放在了他的身边,包括手机。只是我不知道,母亲是如何从桌上的电话列表中知道弟弟的手机号码的,又是如何学会识别那长串的数字和如何拨通我的电话的。

我想知道,但我不会问了。已故女作家三毛的母亲,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也弄不清蛛网般的街巷,但在三毛的丈夫去世时,她到那个遥远的风沙漫天无法用语言交流的国家,拿着印有菜市场标识的手提袋,指着上面的字母,向人问去菜市场的路。

母亲在弟弟走后的日子里,学会了识别数字,也知道了如何打电话。只是没有人能告诉她,打往天堂的电话前应该加什么。

我的老娘

□王鼎三

母亲是平凡的农村妇女,和千百万平凡的中国女性没有什么区别,但她的坎坷经历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。

母亲1930年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里,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。因为贫穷,外祖父先后多次被抓壮丁,母亲9岁那年,外祖父死在1939年河南会战的抗日战场上。

母亲少年时代经受了一般人没有经历的苦难,逃过荒,要过饭,缺吃少穿,没上过一天学,在灾荒年里差一点儿被饿死。

母亲虽没上过学,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读过夜校,还因为思想进步当过妇女主任。母亲一辈子勤劳节俭,辛辛苦苦养大八个儿女,累得腰弯腿疼。

改革开放后,日子好了,母亲也清闲了,天天读书认

字。可是因为年龄关系,她的记忆力减退,学了忘,忘了再学,从不气馁。母亲看电视的时候常说某某人好,某某人不好,还说我不好。我吓了一跳,急忙问:“娘,我咋啦?”

娘把拐杖高高举起,我心里有些愠。她说:“你看,这拐杖拄着老滑,有几次我差点儿摔倒,你也不给拾掇拾掇。”

我羞得满面通红,忙接过拐杖,找了一个橡皮瓶盖,钉在拐杖的末端,递给母亲说:“娘,你试试看还滑吗?”

母亲拄着拐杖走了几步说:“好,这回好了,不滑了。我就说你一定会向电视上的好人学习。”老娘笑了,我也笑了。

汶川地震的时候,我们单位要求职工给灾区捐款,母亲听说后也从口袋里掏出

100元钱说:“你替我捐款吧,让那些受灾的人平安。对了,把我的衣服也捐一件,让灾区的老太太穿……”

我说:“娘,这是你去年生日时我们给你的钱,你留着慢慢花吧,我替你捐。”

“那可不行,你是你我是我。娘逃过荒,要过饭,这灾难要是放在过去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!地震无情,我们可不能无情!”

我接过母亲的钱,忽然觉得平时非常啰唆的母亲,今天话怎么那么明白,驼背的她形象也立即高大起来……

去年,母亲离我们而去。她走得太匆忙,让我痛心不已。我决心像娘一样,做个富有爱心的好人。今年又遇芦山地震,在关注地震,关注抗震救灾的同时,我又想到了纯朴善良的母亲。

